

花与梦

水漾影踪

他不是慈悲为怀的人，
只为另一人的性命安危，
他将她推到最危险的境地。

花与梦系列 053

风靡◎著

花雨原创最好的作家群

主编·珠雅

水漾影踪

◎ 风靡

他欠她一个承诺，
所以允诺她跟在身边；
本没有交集，却偏偏牵连。
他不是慈悲为怀的人，
只为另一人的性命安危，
他将她推到最危险的地境地。
她怒、她惊，却并不恨。
利用了他，是她欠他。
这条命，给他又如何？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花与梦. 第2辑. 中/珠雅主编. —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06. 1

ISBN 7 - 204 - 08337 - 7

I. 花... II. 珠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 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05870 号

策 划: 朝扬花雨

责任编辑: 吴日珊 朱莽烈

封面设计: 黄 浩

花与梦 (第2辑)

主 编: 珠 雅

出版发行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祥泰大厦写字楼附1号楼

电 话: 0471 - 4971950

印 刷: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64

印 张: 120 字数 3360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 - 204 - 08337 - 7/I · 1757

定 价: 216.00 元(全 48 册)

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, 任何重制、仿制、盗版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, 一经查获, 必定追究到底, 绝不宽待。

【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】

楔子

万花阁，对江湖中的人来说，是个极为神秘和充满神奇的地方。它坐落在缥缈的巫山之颠，踞险而建，背临峭壁，俯瞰长江。传说阁中百花终年盛开，芳香萦绕。身处其中，如临仙境。

当然，这只是传说，毕竟近五十年来，真正身临其境的人少之又少。它在世人的眼中，就像是海市蜃楼一般，可望而不可及。江湖中人之所以如此津津乐道，不仅仅是因为三十年前那场因万花阁而起的轰动武林的血雨腥风，也不仅仅是因为当时有着“武林第一美人”之称的花千华的隐退，更重要的原因，是对现任阁主的种种猜测。

万花阁似是离世而居，对江湖风云迭起并不热衷，阁主更是极少现身。但是近两年来，“玉笛飞声”花醉雨和“剑花烟雨”花莫愁相继出现，惊鸿一瞥之后，花醉雨出嫁，花莫愁娶妻。见过两人之后，人们所有的好奇，全都集中在那一位神秘的“云破月来”花弄影身上。

他是花千华的长子，又是万花阁的实际执事者，统领阁中的四大花使、十二门主和十二园主，身份地位超然，莫怪外人要臆测纷纷。

花莫愁剑术精湛，一把喻天剑使得变化莫测；花醉雨精通乐律，一支玉笛用得得心应手。那么花弄影呢，他的武功修为是否在他的弟妹之上？

传闻，他面容俊美，温文有礼；心思缜密，攻守兼备；既能与人谈笑风生把酒言欢，也可以翻脸无情拒人于千里之外……

传闻有很多很多，但，是真，是假，又有谁知道呢？

1

小小的院落，普通的瓦房，平常人家的住处，本没有什么值得他流连。但是，那一片用篱笆细心圈养看护的繁花，猝不及防地闯入他的视野中，令他不自觉地停下脚步，走了进来。

俯身，凑近一朵盛开的月季，熟悉的香味让他皱起了眉头。

“嘎吱——”

有些残破的木门由里拉开，他抬头，看见一个约莫七岁的小男孩站在门边。

“花很美，是不是？”小男孩见他站在花丛中，问他。

他点头，默认了小男孩的话。

“你想要吗？”小男孩开口，问得简单明了。

松开拈花的手，他看他，轻轻摇头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小男孩不解，跨出门外，走到他的身边，仰高头看他。

“花为花，长盛枝头；人惜花，只为一时之美，独不怜花之凋零，难以长久。”意识到他这样说，小男孩可能不太明白，他微笑，低头看身高只及他腰部的小男孩，

“花离开了枝头，就失去了生命力，还是让它好好地呆在枝头吧。”他微笑，低头看身高只及他腰部的孩子。

“娘也经常这样说呢。”似懂非懂地，小男孩绕过了他，自言自语间，有些吃力地想要拎起他身后的水桶。

“我来吧。”他伸手帮他把水桶提到花丛间，用水勺舀水洒向花丛。

用力很均匀，花瓣、绿叶，都沾染上了颗颗的水珠，煞是好看。

“你爹娘呢？”他回头看看孩子身后的木门，呆了半晌也不见他的父母出现，想必是不在家中。

“娘要赚钱，我就乖乖地在家里等她。”蹲下身子，小男孩挽起衣袖，一边回答他一边用手中的铲松土。

“这样太用力，不对。”收回视线，他拉过小男孩的手，示意他正确的姿势。

刚被他拉住手的时候，小男孩有些排斥，身子扭动了几下，接着慢慢安静下来，呆在他的怀中不动。

“好奇怪，你身上有桂花的香味呢。”被他圈在怀中，小男孩拽住他，用力地闻了闻。

看小男孩好奇的样子，他不由得想起了弟妹年幼时的模样，伸出手指为他拭去脸上不小心沾染的泥土，他问他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小男孩抬头，本有戒心，但是他和煦无害的笑脸，令自己不由自主地回答他的话：“我叫水君皓。”顿了顿，仿佛要寻求平等，他反问他，“你呢？”

一阵微风拂过，花朵在枝头微微颤动，花丛间洒落下斑驳的影子。

他揉揉孩子的头，回答得似漫不经心——

“我，是花弄影。”



夕阳西下，带来天边美丽的晚霞。

水君柔放下手中的画笔，直起腰瞧瞧周遭，发现人渐稀少。抬头，看见日头已经偏西。

无声地叹息，揉揉干涩的眼睛，她取下挂在墙头的画轴，一时间，有些发怔。

有人在敲她作画的桌子，她转身，毫不意外地看到每天都要来勒索的家伙。

“小子，今天的日钱呢？”

水君柔苦笑，有些无可奈何：“三爷，你也看见了，我今日一张画都没有卖出，哪里有钱给你？”

“怎么，想要懒账？”陈三问得嬉皮笑脸，一双贼溜溜的眼睛没有离开过作男装打扮的水君柔。

“今日经营惨淡，并不是我有意抵赖。”别过脸，她淡淡地回答，“请宽限两日，我一定……”

她的话还没有说完，眼前的桌子忽然被掀翻。纸张、画笔、颜料，通通被扔在地上，任人践踏。

纸被撕碎，笔被折断，颜料四下都是，周围的行人避之不及。

水君柔只是略抬眼皮，看向陈三，“三爷毁了我谋生的工具，叫我如何再付你日钱？”

“我倒有个好办法。”看她沉静的表情，陈三扔下手

中被折成两截的画笔，笑得好不得意。

“什么办法？”她退后了一步，握紧了手中的画轴。

“我看你长得还不错，虽然是个男子，倒也合我的胃口。不如就来伺候我，也省得你早出晚归，三餐不济。”言语间，陈三伸手，托住了她光滑的下巴。

水君柔略甩头，脱离他的钳制，开口道：“三爷抬举，平民布衣，哪有那福分？”

“福分是我给你的，只要你点头，不就成了么？”

“三爷错爱了。”他的话，太过轻薄，水君柔皱起眉头，转身，准备离去。

有人挡住了她的路，是陈三的两名家仆。

“陈三爷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她发问，隐隐有些动怒。

毁了她的摊子不够，现在还要劫人吗？

“不要误会，我可没有恶意，只是邀请你去我府中坐坐罢了。”见她白皙的面皮上染上了薄薄的一层红晕，在她整个脸庞上晕染开来，一时间，看得陈三心痒难耐。

“怎好意思叨扰？”紧绷着脸，手握紧画轴收在胸前，水君柔不甚感兴趣地回答。

“何必如此固执呢？”陈三忽然上前，由她的身后抱住她柔软的腰肢。

水君柔没有防备，被他搂了个满怀，吓了好大一跳，想要拉开他的手，奈何他抱得死紧，怎么也挣脱不了。懊恼此人无耻至极，她抬脚，重重地踩下。

趁着陈三吃痛松手，她得到自由，立刻由他的身后绕过，小跑起来，一刻也不敢停留。

周遭的人影在晃动，有胆小怕事往自己家门缩的，也有好奇大胆引颈张望看热闹的……让她想起那一夜，她抱着君皓向旁人求救，得到的回应是多么地让人绝望。

有些气喘，胸口发闷，她踉跄着拐进一个巷子，转了几个弯后，暗叫糟糕，面前居然是一条死路。

“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”才想要后退，身后传来陈三挑衅的声音，想当然，他们已经追上了她。

水君柔慢慢地转身，看面前的三个男人，明白自己已经是瓮中之鳖。

陈三使了个眼色，两名家仆立刻上前，一左一右，钳制住了她的肩膀。

她微微动弹了一下，没有挣扎。

陈三上前，用足了力气，狠狠甩了她一巴掌，“你胆子还不小，居然敢伤我，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？我看你——”

话没有说完，他忽然瞪大了眼睛看面前的人。

方才的那一掌，力道很大，打在水君柔左脸颊上，打得她偏过了头。五个鲜红的指印浮现在她白净的面容上，帽子随着她的动作掉落，包裹在其中的柔顺青丝倾泻而下，披散在她的肩头。

呆愣着看了半晌，陈三才张狂地笑出声，“原来是个娘儿们，还真是俊俏。”

性别的秘密一旦被揭穿，一切的掩饰都没有必要。火辣辣的疼痛在脸上泛滥开来，水君柔抬头，偏西的落日，只留下余辉，看不真切。

“不理我？”看她淡然的反应，陈三从她的手中夺过

她紧握的画轴。

仕女、花卉、山水……一幅幅的画卷在他的手中化为碎片，掉落在地上，蒙尘，不复原貌。

眼前，闪过似曾相识的画面，水君柔闭上了眼睛，咬紧了下唇，不言不语。

耳边仿佛有劲风拂过，脖子有些发凉，令她不自觉地瑟缩了一下。蓦然间，被人钳制住的肩膀忽然松懈，水君柔疑惑地睁眼，发现方才还凶神恶煞的三人已经无声无息地倒在地上。

太诡异了！她按住自己的肩膀，蹲下身子，手刚触上碎裂的画片，却立刻像是被火烧似的收回。

明珠蒙尘，清白不再……

耳边，又响起那个人的话语，让她的心，重重地被刺了一下。

“娘！”

有些遥远的呼唤将她拉回现实，恍惚地抬头，墙头上人影一晃，接着有人落在她的面前。由下自上，从华服落到俊美的面容，水君柔慢慢地站起身子，有些惊奇地看到一向怕生的水君皓被来人牵在手中。

“娘，这是花叔叔。刚才那三个坏蛋欺负你，是花叔叔出手教训他们的。”水君皓兴奋地对她说，牵着花弄影的手，眼中有无限的崇拜。

“君皓——”她想开口，却发现此时心中酸涩无比，难以成言。

“水夫人是吗？”花弄影打量她有些狼狈的模样，“在下花弄影，见天色已晚，你还未归家，君皓等得心

急，所以冒昧地带他出来找你，还望夫人不要见怪。”

“水夫人？”她愣了愣，对他的称谓有些啼笑。好个谦谦君子啊，进退得宜，措词委婉，好心不提她方才不堪的遭遇。

“水夫人，你没事吧？”看她左边的脸颊高高地肿起，想来是受伤不轻。

“我不是水夫人。”她缓缓开口，却不是回答他的问题。拉过水君皓，为他擦去额头上的汗珠，“君皓——随我姓。”她回答的声音很低，却有着异乎寻常的坚决。

“是我唐突了。”花弄影愣了一下，随即道歉。面前的女子弱质纤纤，眉宇中难见妇人的痕迹，很难想象她居然已经有了君皓这样一个七岁的儿子。

“无妨。”什么叫唐突呢？比这更不堪的她都忍受过，还有什么她会在意？“今日承蒙公子照顾小儿，方才又出手相救，实在多谢。”

“水姑娘多礼了。”花弄影及时地转变称呼，顺便打量她。她的长发如瀑，披散至腰际，面容秀美，肤色白皙。虽然穿着粗布衣裳，却难掩周身所散发的书卷之气。这样的女子，合该是该养在深闺人未识，为何会迫于生计抛头露面在街头卖画？

水君柔垂下眼帘，避开他探询的目光，拉过水君皓，慢慢地从他的身边走过。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错觉，与他擦身而过之时，竟然觉得他身上有桂花香气的存在。

“娘！”拐出里巷，水君皓拉拉她的衣袖，轻声唤她。

“怎么了？”她停下脚步，低头看欲言又止的水君

皓。

“我饿了。”小小的年纪，却也懂得了大人的艰辛，水君皓似难为情地开口。

“饿了么？娘这就回去给你做饭。”她笑了笑，有些心不在焉，随口接话。

“可是——”小心地看了她一眼，水君皓回答得有些迟疑，“家里已经没有米粮了。”

刚要迈出的脚步因为水君皓的这句话而重新收回，她想起家中已然断炊，今日一幅画都没有卖出，半枚铜钱都没有赚到，拿什么来买米？

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更何况，她连个持家的巧妇都算不上啊……



看身旁熟睡的君皓，水君柔半支起身子，为他掖好被角，随后轻手轻脚地下地，走到水缸边，舀了一勺水，狠狠地灌下肚去。本来就没有吃什么东西，腹中已经饥肠辘辘，被冷水这样一刺激，她的胃，不由得绞痛起来。

捂着疼痛的胃，她咬咬牙——还好，至少感觉不是那么饿了。

今晚向好心的大娘讨了些碎米，骗君皓说自己已经吃过，好说歹说才让半信半疑的他吃完了不足一碗的米糠。轻轻地走到窗前，水君柔看着熟睡的水君皓，伸手摸上他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而显得蜡黄的脸蛋。

“娘，君皓不饿，真的不饿……”睡梦中的水君皓像

是受到了什么惊扰，紧皱着眉头，不住地喃喃自语。

手在他的脸上停住，水君柔狠狠咬住自己的下唇，心中警告自己不能落泪。

不可以哭！她的泪，早在七年前就流干了。

门外传来若有若无的声响，她心下一惊，离开床边，蹑手蹑脚地走到大门后，拿起靠在一边的木棍。

在黑暗中摸索着，她慢慢地将手移向门闩，轻轻拉开一条缝隙，紧张地向外面张望。

院中的月光依稀，繁花锦簇，显得朦胧而美丽。迟疑了一下，她移步出门，紧紧捏着收在胸前的木棍，缓缓地走到花丛前站定。

周围很寂静，并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，是自己多疑了吧？水君柔松了一口气，回转身，却被眼前的人吓了一跳，直觉地挥棒打去。

棍子被一只手握住，只轻轻地一扯，就脱离了她掌心的控制。

“怎么是你？”水君柔抚着因为受惊吓而心跳不止的胸口，瞪着面前早就应该消失的男子，惊魂未定。有这样的人吗？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人的背后，真是吓死人不偿命。

“水姑娘以为是何人？”将手中的木棍放下，花弄影看眼前的人，轻笑问她。她的眼中，充满了太多指责的意味，就像他是一个不请自来的偷盗者。

“我以为是小偷。”水君柔退后了一步，避免与他太过接近。男人的身上会有桂花香吗？那样的味道太过于自然，不见人工雕琢的痕迹。

对于她的话，花弄影不置可否地笑笑。家徒四壁，她怕的，恐怕并不是小偷吧？

“你笑什么？”看他似有深意的笑容，就知道他根本晓得自己在防备着什么，却偏偏要多此一问，引他回答。

“我能笑什么？”花弄影随口问道，接着蹲下身子，仔细观察面前的花丛。

“你明知道我在提防那帮恶徒来报复——你，干什么？”水君柔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看见他弹指，一朵芍药的花瓣纷纷坠落，花枝也被连根拔起，顷刻之间，娇艳的花朵毁之殆尽，徒留残枝，惨不忍睹。

“我在做我该做的事情，你就当没有看见好了。”罪魁祸首不理睬她的质问，回答得云淡风轻。

怎么可能当没看见？她又不是瞎子。看他又抬手，大有要毁掉这一片花海的趋势，顾不上避嫌，水君柔连忙抱住他的手臂，制止他的举动。

“水姑娘——”花弄影低头，看她因为愤怒而染红的双颊。

“你究竟在做什么！”对他毁花的行径震惊不已，又怕吵醒了房中睡熟的人，勉强压抑着自己的愤怒，水君柔低声叫喊。

“毁花。”花弄影拉下她的手臂，淡淡地回答。

“毁花！”看他还在微笑，水君柔不可置信地反问。她张开双臂挡在他的面前，似在指责，又像是在质问，“这些花好好地长在这里，它们哪里碍着你了？”

见她气红了脸，单薄的身子轻颤不已，想必是对他的做法极为不齿才对。花弄影抬起面庞，看在云中若隐若现

的月亮，“它们出现在此处，本身就是一个错误。”

“你在胡说些什么！”月光明亮了些，月色如水，倾泻在他的身上，一时间，水君柔觉得有些恍惚。

“你就当我是胡说好了。”果然是个固执的女子啊……紧盯着她凝神的眸子，花弄影上前一步，按住她的肩膀，“水姑娘，你可知晓，这些花源于何处？”

他，注意到了？她摇头，瑟缩了一下，接着感觉肩头有他源源不绝的热力传来，驱走了她二月天里因为仅着单衣而引起的寒意。

“百花园，百花种，本不是俗世之物。”他看她，似乎是要让她明白其中的道理，“它们，都是万花阁的所属之物。”

纵使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但是听他说出来，水君柔还是忍不住低呼出声：“你是说，这些花——”

花弄影点头，看她先前苍白的双唇因为温暖而恢复了些许红润，他收回放在她肩头的手：“我知道这些花种是一名女子赠与君皓的。至于她是谁，依照君皓的描述，我大概已经知晓。万花阁的花种外传，植于外界，时日已久，必然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所以我必须将它们收回。”

“收回？”她低喃，敏感地注意到他的措词。

“水姑娘，你是一个聪明人，应该明白，若是有心术不正之人偷觑，届时会有什么后果。严重些，你和君皓也许难以安身。”

百花种，万花阁……她的脑海中萦绕的全是这些。

最终，她收回双臂，默默退至一旁。

花弄影上前，只轻轻一拂袖，花丛就好像被劲风扫过，摇曳不已。

“你，又是什么人呢？”看他利落的动作，水君柔立在他的身后，轻轻地问。

“我？”衣袖一卷，花弄影的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不知名的花种。他的面前，百花凋零，枝残叶落，花瓣遍洒，不复往日的繁华。

“若是我没有猜错，你可是万花阁的花阁主？”水君柔紧紧地盯着他的背影，声音轻柔，语气却是异常肯定。

“我是。”花弄影转身，并不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份。

他面向她，月光映衬着他的面庞。相貌俊朗，不带邪气；眼眸漆黑如墨，深不可测。只从他摧毁这一片花海毫不留情的手段，便泄露了他并不如外貌看来的那般儒雅。

“果然是。”水君柔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一时间，哑然失笑。人人想要一窥真面目的万花阁的花弄影，居然就这样让她碰上了。

“水姑娘——”她微露笑意的面庞，比她平时冷漠的表情柔和了数倍。花弄影看看身后已是一片废墟的花丛，再转头看她，“若是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补偿你。”

“补偿？”胃又在抽搐，隐隐作痛，她的心中，却已经下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

“我知道你和君皓都很喜欢这些花，可是抱歉，因为特殊的原因，我不得不毁了它们。若是你愿意，我可以给你银票，足够你和君皓另置产业，衣食无忧——”

“我需要的，不是这些。”水君柔打断他的话，抬起因为胃疼而略显苍白的容颜，直直地盯着面前的人——